

## 那些看戲的日子

許淳涵

我早睡，除了那些看海與看戲的夜晚。

睡夢中，我眼是閉著的，然而在海邊與臺下的瞠目與張望，簡直是睜著眼做夢。那是什麼？那是走出去，把潮汐的激盪當作是被褥的柔軟，把歌樂笙簫，把戲，當作是逃離現實的舟筏，駛進沉緬於凝思與謳歌的夢鄉中。

然而，你道這夢境真的是座桃花源？不是的，戲的跌宕、潮水的漲落是個漩渦。它雜揉欲望的猙獰與理念的粹練，融鑄有形的浪濤與混沌的淵渌於一體。滔天，沉潛，創造，殞滅，亦渾融亦分裂，出將入相、潮起潮落——它們，是審美的靈魂相追不捨的太一。

這是為什麼，此時，我行至拿波里的海濱，夕陽任憑五月的薰息冷卻在暮春的哀悵裡，輕撫過城市歌劇院大理石牆上參差的浮雕之際，嘉尼葉歌劇院外的青銅蟠龍立燈，在我記憶中熠熠亮起。

海何其藍，天暗得何其慢，柔波嗤啦啦地翻覆在粉紫的暮色裡，像神話裡相逐於林翳間的水仙。她們趑趄起起跑著，酣醉癡迷，頭上的花冠因為奔跑而顫動，而顯得模糊，而變成蓁蓁樹綠間的一抹紅。她們稍縱即逝，像那青銅蟠龍立燈亮在某個雨夜，有幾個紅氅批肩的仕女經過，沖上了那淌著淚的銅綠，點綴了這華麗的愴然。

如是，花都梨園的輪廓浮現在南義古城中的歌劇院，在牆緣繆思像的垂目，並與之交疊。

燈亮了起來，復暗下。絨布的帷幕施施揭

開，那些看戲的夜晚重演在我腦海。

像昨夜一樣。那是巴士底歌劇院莫札特的喜歌劇「費加洛的婚禮」的年度終場公演，排隊購買出清票而未果的人無數，我也在內。

行伍中人手一書，大學生邊看書邊拆著自製三明治的鋁箔，婦人邊看書邊瞅著旁人：這群溫文儉樸的社會中流砥柱，縮在自己的圍巾築成的壕溝裡，從天亮到天黑，為了文藝與晚餐時間的誘惑搏鬥，等著。

但人終究太多了，票終究太少了。打著黑領結的歌劇院執事遂把憤怨而不語的大家請了出去，到清冷的大街上讓風料理眾怒。但我的故事還沒結束。

歌劇已然開始，劇院外還流連著幾個兜售散票的人。通常我不會是他們主動搭訕的目標，但這次我自己走上了前去。

「莫札特的歌劇欸，這非看不可，當然要買最前排的票。再多十元，我剛剛明明說七十！」他盯著我裝著錢的信封袋，表示不滿。

「這是空的。」我把袋口一掀，其實錢放在別處。「就六十，要不要？」

「噯好吧好吧去去去，已經開始了！」他妥協了，擺了擺手。

於是我用不到一半的價錢闖進了巴黎巴士底歌劇院舞臺正前方的坐席。我得先和遲到的觀眾們在院外的吧臺與直播電視旁邊等第一幕結束。到底還是折了一幕啊，反正我預習過了，我可以

直接跳第二幕。

其實出乎我意料的，語言和情節完全不是問題。我也被自己嚇著了，《費加洛的婚禮》是以義大利文演唱，當晚配有法文字幕，順利的時候我居然聽得懂逾半數的對話和歌詞，就是那種烏哩哇啦的聲情表演！我聽得懂！再不，看看字幕，接下來要唱什麼我還猜得到，太驚人了我不認識我的耳朵。

我感謝胡適國小音樂科老師鄭婷玫出的暑假作業，古典音樂廣播聆賞心得，以及林亮吟老師對我仁慈寬和的鋼琴教學，讓音樂在我生命中具有一定的份量。因為這極平庸的緣故，我在小四的暑假認識並開始收聽臺北愛樂電臺，認識了《費加洛的婚禮》大概是甚麼，聽聞了諸如《魔笛》、《卡門》、《賽維爾的理髮師》的辭彙。但我歌詞半句不懂，德文法文義大利文聽來都是一個樣兒，且我深信著，我這輩子永遠不會懂。

但我現在懂得。難以置信。

巴黎歌劇院的上等席遂翻湧著我的竊喜和詫異，同時暗香馥郁：我頭一次坐在一個聆賞音樂的地方差點沒被香水薰昏。也許這就是用皺皺的鋁箔包裹三明治，與用三明治包裹厚厚的鵝肝醬兩種生活方式的差異吧。

讓我說說我身旁都做些甚麼樣的人：他們，就是007探員參加各式聚會時會碰到的紅男綠女。衣香鬢影，男的都是007，女的都是龐德女郎，只是年資不同、國際各異。那不是套會在下班時間委頹靠在郊區通勤火車上的西裝，那是件藝術品；那種紅色，不是廉價服飾店潑辣的紅，而是連帶配妥了髮帶、頸圈兒、魚口鞋的緋紅。甚麼樣的人會花了一百五十五歐元買歌劇票還遲到？遲到了，便褪下香奈兒針織大衣，露出香奈兒針織上衣，甩甩和扇貝一樣大的耳環，泰然自若的啜飲香檳？

我一直以為香檳是招待小飲，這規矩在長途火車上的頭等艙上是有的，只見人手一杯，直到看見菜單時，方知我錯了。

我左手邊坐著貌似蝙蝠俠管家阿福的英格蘭爺爺，右手邊是偷喝可樂和偷啃三明治的美國夫婦。為什麼我知道爺爺從英國來，因為他用英語說他聽不懂我用法文問他的話，關於午夜的地鐵行駛狀況。他說他太太病了來不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能坐在他旁邊。那裡的人，我接著問過了幾個，被問及「地鐵」，會露出「地鐵，是一種合金嗎？」的表情，表示他們不清楚晚上地鐵的營運情形。

於是我邊尋思著，邊看著蘇姍娜對公爵使詐，我可否以一點伶牙俐齒，碰點運氣坐到爺爺的黑頭車哪？順順地，坐到夜色下的凱旋門轉車，恰如其分的享受安全與優雅。假定他有黑頭車？

不是不可能喔，我坐在巴黎歌劇院的貴賓席。

想得美。他下榻的旅館就在附近，他等一下要走回去，我真的想太多了。不過我在換幕時，還是幫老花眼的他念了第四幕的摘要，其實我不確定他是看不清楚要我念出來，還是怕我不知劇情要把節目單借我念念。隨便，總之我念了。

於是睡眠不足的我便在隔早混寫概述了一下這次的「午夜巴黎」。其實不出一號線和 RER A，社會黑暗面還不會在午夜露出太多爪子，車上挺熱鬧的，像在臺北的十點。

臺北的十點，是多少學生終得從課桌椅起身，把大眾運輸的廂房裡如織人流的臉孔染成一片慘綠的時刻？一張張臉，搖晃在飛馳的地鐵中，劃過城市。我記得他的臉。

那晚巴士底歌劇院的出清票又售罄了。

宣布售罄前不久，手插在單衣口袋裡，他走向我，問道：「Where're you from?」

「I'm from Taiwan, you?」

他嘻嘻一笑，說：「你對面。」

別看他問歌劇院執事問題時說的是英語，在巴黎公共場所說美腔英文什麼效果沒有，就是製造自己的喜感，但他其實會說俄、日、英、德文；通音樂史及鋼琴，家學淵源，祖父是音樂家，熬過了文革，在家還會定期開沙龍，他遂對指揮名家如數家珍；在聖彼得堡念地質和文化行政，赴奧地利交換，來巴黎度假。

噢，還有：他從山東來。

我感謝所有優秀的學長姊和校友，讓「臺大」在中文對話中成為頗具份量的名銜，還有所有教育我的人讓我能自我介紹中入列該校。我知道當我所遇到的大陸人用帶著驚奇的眼光看著我時，其實是看著他們心目中那座特殊而神祕的島嶼的種種。就像我連名字都不知道的這男孩，他不會曉得我不禁把對造訪碑林的嚮往投射在他身上。

「你知道嗎？」他怕我不知道山東在那。不過我也必須承認山東之於我是書法、文學和麵食上的地名。但那些紋滿石碑的字，那些拓本，雍容的漢隸、驃悍的魏碑，我識得那些拓本因為我曾經細細臨過啊。拓本的原刻，他的家鄉。頭髮是墨的黑，丹鳳眼，是「禮器碑」筆觸的修長。在歐洲，鎮日映入眼簾的是大理石上的羅馬字母和阿波羅的桂冠與胸肌，那些硬硬嵌入石肉的側勒弩趨策掠啄磔，成了美麗但悠遠的符號。

須臾，他下了車。

我驀地開始悔恨自己忘記問他聯絡方式。他說他待在羅浮宮做了兩天的筆記，誌記畫作！豬腦袋如我，一直掛著看劇不成的懊惱卻忘了問他聯絡方式，丟了知己。唉！

在這偌大的城裡，眨著很多雙靈動的眼睛看著巨作思索。巨人蜷在這些瞳孔後方窄小的空

間裡打著開鎖的鑰匙，巨人不時望向軀殼外的世界，尋思哪扇窗後也會有同樣的眼神透出：巨大的不是身量亦非錢銀，而是愛知的好奇與更廣泛的愛，愛本身。他們彼此鮮少聯繫，只在擦身時發覺比此的存在，然後又分開了，不再有下落。就像：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去玩吧！十一月週六的九點鐘還有不少節目哪，也許我們的談話在你五天的巴黎行中就該只有這樣。是我呆，太不靈光了，不過我看你也挺楞的。

你很清楚為什麼我要折返市郊的宿舍，甚至你比我更清楚面對案頭一堆天書的感覺。暖氣管在背後嘶嘶作響，如黑夜的蛇吐信，預示冬天的來臨。我的鎖骨將像兩隻對葬的馬，被掩埋在整個冬天之中；我明白，因為現在我已然走過這段。現在是溫暖的五月。

你的面容和閑雅疏狂，安靜在我過往札記的敘述裡。和你說：我除了「費加洛的婚禮」與「卡門」，別後幾個月，陸續看過了「托絲卡」和「羅安格林」，連托絲卡殉情跳樓的羅馬天使堡也去過了，裡裡外外逛了個遍；我不諳德文更不熟華格納，但你恰恰也不會義大利文。且讓我幼稚地比較，反正其實，你不會知道。

我要停在這裡，因為我要去睡覺。

這是否就是散戲之際記憶的全部，我不要透露，就像歌劇院貼出條理井然的年度節目單，它不必要釐清究竟有否魅影藏身在雕梁畫棟後的黑暗。讓燈熄滅，好讓魘黑的迷寐浮現。這兩筆記

敘，就像是兩座浮升於我意識的島嶼，我是迷航的水手，登了岸又要離開，下次能否再訪，問四面八方的海風去，問我我沒準。它們給了奧德賽顛沛的十年找歸鄉的航路，在錯綜的思緒裡，要再尋向所誌去原路追憶，只怕不易。真正會屹立不動的，是那幾間歌劇院的宏偉與瑰麗，它們是有本事昂首於時間洪流的石頭，一如在其中一再

搬演的戲曲，它們是不沉的船，渡人通貫古今，亦使造船的作者不朽。

要起錨了，晚安。

（本文作者現就讀臺大外文系大三，並赴法國巴黎第十大學交換一學年。一九九二年生於嘉義市，畢業於師大附中美術班。）

## 出版訊息

書名：歐盟的101個問題

作者：露特·賴希史坦 Ruth Reichstein

譯者：東吳大學德國文學系，審稿：廖揆祥

出版社：台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2013年4月

內容介紹：



歐盟有多少語言？歐盟議會有哪些權利？歐盟的四項基本自由是甚麼？為什麼伊斯蘭國家的婦女罩袍在有些歐盟會員國被禁止、有些則否？如果一個國家的執政黨員具有法西斯傾向、歐盟能夠接納該國作為會員國嗎？歐盟會員國的貪污情形比亞洲國家少嗎？遊說者在布魯塞爾做甚麼？為什麼歐盟會員國容許非洲難民淹死在地中海？為什麼歐盟無法阻止會員國（例如希臘）國家財政的破產？歐盟穩定機制要保護誰？

本書中，歐洲記者露特·賴希史以「地理與自然環境」、「歷史」、「文化、語言、符號象徵」、「制度與組織機關」、「歐盟與公民」、「政治與政策」、「財政」、「布魯塞爾的小型社會」、「歐盟與世界」、「展望」等十個分類細說歐盟，提出了 101 個令人感到有趣的、批判性的以及包括挑釁的問題，例如「如何決定誰可以加入歐盟？」、「為什麼歐盟沒有一部統一的憲法？」、「歐盟執委會的主席在做甚麼？」……等，並針對這些問題提供完整資訊以及思考性的答案。剛好在當前的處境下，那些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未受到限制的資本主義，以及貪得無厭的金融小丑，危及了歐盟的整合，使得這本書特別具有重要性。